

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书写时代新篇章

11月3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唱《国歌》,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思想、睿智的见解和平缓而有力的语调,显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文化自信、理论学识和独特的语言魅力。在此后的讨论中,代表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道理讲得明白,观点讲得专业,问题讲得精准,希望讲得具体。

一是有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与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姊妹篇,既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又融入了新的思考。两次讲话,体现了对国家、对民族、对文艺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这是因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强大,民族精神和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早在两年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在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这是因为,故事和声音可以携带我们的理想信念。这里我举一个例子。2015年4月12日晚,我们组织文学系学生观看话剧《共产党宣言》,这些大都属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突然发现,共产党离自己并不遥远,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那个放弃了荣华富贵、漂洋过海寻求真理,回国后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奔走呼号,毅然拖着镣铐走向刑场的林雨霏,还有那个关键时刻为保守秘密而战斗致死的李副官,就是共产党。那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封面上留下的“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的话语,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文艺作品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并不抽象,我们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每创作一部有益于人民的作品,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文学艺术的力量有多大?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明,培育信仰,春风化雨,文学艺术的力量无穷大。

二是有深度。文艺如何发展,如何繁荣,文艺队伍是关键。早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



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瞰”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用文艺的方式谈论文艺问题,用形象思维表达理性思考,用文学性携带真理性,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客观地定位了文艺的功能,准确地表达了经典的含义,科学地阐释了文艺人才成长和文艺作品创作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讲话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谋篇布局上,穿插古今中外的典故和名言警句,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丝丝入扣的递进、韵味盎然的排比、恰到好处的引用,种种修辞的凝练运用,使讲话通篇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富有哲理的指导性文件,又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经典散文,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让人难忘。

三是有温度。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人的艺术,源于人,滋养人,服务人。“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希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理想。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禁想起两年前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景,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他和王愿坚、柳青、贾大山等老作家的交往,高度赞扬了他们“脚踏坚实的大地”、“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的创作态度。也是在那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活的

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生活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世间大爱和大道。”这些质朴的话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情系人民、关怀底层的深厚情意,让我们倍感温暖,鼓励我们创作出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

四是有力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家艺术家还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的文艺立场、爱憎分明的审美态度、深入浅出的辩证思维,表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在两年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高原”和“高峰”的问题,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那次会上,我们军队的老艺术家阎肃同志,对文艺市场一度出现的“越黑越红,越脏越火”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风花雪月,这个风就是铁甲雄风,这个花就是战地黄花,这个雪就是楼台夜雪,这个月就是边关冷月。习近平总书记插话说,我同意阎肃同志的风花雪月,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围绕实现强军梦创作精品力作。”

也是在那次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同志在发言中,强调了作家艺术家的职业道德,介绍了他在扮演焦裕禄时的体验,进入状态之中,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习近平总书记插话说,我能理解李雪健同志,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雪健同志,你那句话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自找苦吃,我们的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等等,实实在在,明明白白,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文艺健康发展的殷切希望、对于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远见卓识和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了接纳、改造和融合一切先进文化的博大胸怀,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展望未来,铺就了中国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实现强军梦和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迅速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高举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旗帜,同各种错误的倾向做斗争,用我们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彰显中华民族的智慧之美、情感之美、信仰之美。

面对当今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作为?

我们现在的“70后”,最小的37岁,最大的已经46岁。这个年龄的作家,人到中年,按说,这一代人理应已经走入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中央,甚至已经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事实上,现在处于中国文坛舞台中央的基本上仍然是“50后”、“60后”作家,再有就是“80后”。“70后”中进入人们视野并在文坛上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寥若晨星。当然,也有一些“70后”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品,他们打破了“70后”作家久以来的沉默,发出了属于自己并具有时代特点的声音,试图用自己的语言与思想去解读当今这个丰富复杂的时代。

蒋子龙先生在给青年作家上的一堂课上说,“你们要抓紧出名!你出了名,你作品中的内容才不会被删,你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很显然,蒋先生这里指的名不是“社会上的虚名浮利”,而是指一个作家的社会尊严及个人影响力。我认为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站在个人角度上无病呻吟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大凡爱上文字,与文学结缘,并且肯为之付出的作家,都在一定的意义上跳出了“小我”,正在某种程度上尝试着成为“大我”。也就是说,凡是成为作家的人,必定不是仅仅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通常有一定的社会担当精神。在自我精神重建的基础上,建造一个高蹈于世可以让人获得精神慰藉的思想高地。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虽然物质丰盈,但精神领域匮乏得很。在这个惟利是图、娱乐至上、价值观混乱的年代,文学作品其实已经成为社会稀缺的精神食粮。作家要争取成为迷茫时代的明白人,写出能够反映世道人心,给人的心灵带来思想光明或精神指引的经典作品。而“70后”作家,作为文学领域的中坚力量,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名不仅是你个人的事,也是一个时代的事,一个民族的事。一个甘于平庸、不思进取、没有担当的作家,是文学队伍里的混子,是终究为人所不齿的。

我发现一个现象,“70后”作家,前几年发表作品的时候,还会在作品后面注明自己的出生日期,最近几年发表作品,大多数人选择逃避,把自己的年龄署为“上世纪70年代”或者干脆把出生年月省去。这实际上是缺少底气的表现,不是做人的底气,缺乏做作家的底气。惟恐读者看了作品后去计算他的年纪,然后发出感叹,如果岁数小,写出这样的文字尚可原谅,都这把年纪了,竟然靠写书害人。哎呀,干点什么不好啊,为什么非要当作家?

我上边这些话,如果有100句,其中99句是说给自己的。我实际上是在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反思。我在心里反问自己,都这把年纪了,我敢说我不是文学队伍里的混子吗?进而,我对自己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二、你的文学信仰是什么?三、你的文学现场在哪里?四、你的文学表达方式是怎样的?

我想了想,自己从2007年开始发表第一个小说到现在已经写了几百万字,能够好意思说出口的,也就是《寂寞的村庄》《小鲶鱼》《扎胎张》,还有最近发表的一个中篇《最爱的亲人》。《寂寞的村庄》发表在2009年第4期的《长城》上,配发了施战军先生的评论,后来这个小说在《作品与争鸣》上被头条转载。小说发表后,我接到辽宁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很久没有看到过那样的语言了。《小鲶鱼》是我写的比较用心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发表在2014年第1期的《阳光》上,后来,小说入选了2014年度河北小说排行榜,又获了我们邢台市的文艺精品创作奖。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接平女士曾经在河北作协举办的一次讲座上谈到这个小说带给她的喜悦。《最爱的亲人》发表在《安徽文学》头条,并配发了著名编辑、评论家何冰凌女士写的评论。我之所以觉得这个小说也不错,是因为小说被“新文论”微信平台推出后,我收到了三个读者的来信,一个读者在微信后留言,跟我探讨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一个看后说“看得我眼里稀里哗啦”,还有一个说“看得泪流满面,好感人肺腑”。我觉得这就够了,虽然这几个小说没有更大范围的影响,但是,它们至少曾经走进过几个人的内心,并把文学的光华播洒在了也许正落寞的心田。

一个有文学信仰的人,才不会在文学的殿堂里彷徨和迷茫。有了信仰,不彷徨迷茫,就能找到创作的方向和路途。当然,信仰的高下,也决定着创作水平的高下。如果我们的文学信仰是为了个人的狭小名利,或者自娱自乐,那么不可能有人愿意长期为你买单。如果我们的文学信仰是为了探讨人性,探讨人的生命价值,是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和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便能发出对他人、对社会有影响的有良心的声音。

每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凌空蹈虚,“70后”作家也一样,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现场。或者人的心灵,或者自然,或者社会,或者城市,或者乡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小宇宙,书写个人的体验或社会公共体验,把百态人生、万象社会、繁杂的历史,用文字拓印到时代的画卷上,以彰显文学的魅力。

当然,一个人的文学表达方式也决定了这个人在文学的场域究竟能走多远。文学是陶冶人心灵的语言盛宴,又是能够把控人心绪的表达艺术。有了文学信仰和文学现场,如何把阳春白雪的魅性语言和下里巴人的叙述张力融合到一起,是一个成熟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是千锤百炼后的内功,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更是毅力。

时代迷茫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作家的我们迷茫了。作家要做时代的明白人,当我们不再觉得当作家是一件丢人的事,当我们作家自己对文学有了最起码的敬畏之心,并在文学的殿堂没有虚度年华,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我不是文学队伍里的混子。因为,作为一个作家,读者在我的文字里感受到了生活,因为有了文学才更美丽。

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话语。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Peter Steiner由其捷克背景出发,认为语言地位的提高与“民族觉醒”的意识是分不开的,但同时,又因为审美的主导地位保证了文学的艺术身份以及历史的连续性。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作为元语言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符号的语法”,同文化一样,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捷克共和国捷克科学院František Podhájsek则从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类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视野并使人们投入其中,另一方面,技术因而成为进入文学的方式的又一维度。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具体现象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焦点。阎嘉提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能够为国内文艺理论界的理论建设和创新提供有益资源,同时也能够在实践层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示,值得理论界重点关注与把握。范玉刚谈及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启示,这种启示不但表现在对人道化世界的探讨中,也表现在对社会异化现象的反思中。

本次会议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这一主题,既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的探讨;既有对文学实践活动相关问题的追问,也有对文艺批评方法本质的争论;既有对当下文艺理论重建中产生的问题的质疑,也有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带来的机遇的把握。本次会议亦显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性建设中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激励学者们在更深的层面反思当下中国主流思想的当代性、学术诉求以及思想空间的拓展性等问题。

两次讲话,全心全意

□徐贵祥

□郭
冉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写作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写作

□徐广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

□韩尚蓉 秦佳阳

近日,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33届年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捷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各地高校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这一中心议题进行。党圣元指出,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当下的中国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阐释。同时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整合与重新建构,构建多样性学科生态,发展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丁国旗则就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视域中的文艺观展开探讨,认为其重视优秀传统文艺经典的价值和作用,重视中西文艺文化的交流和对西方文艺文化的借鉴。其次,回到当下中国现实还需要依照当下的文艺实践,整合和重新建构适应于当文艺发展现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楠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范畴问题的阐释与分析——从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从范畴关联到关联范畴的相互作用、从范畴关系思考到与现实具体的对应参考、从逻辑思维到思维的历史方式——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方法突破的根据。顾大仁在论及如何重建适应于当下实践的文艺理论时强调,在联系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现实性进行反思时,应重视意识形态批评,以此激活

马克思主义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胡亚敏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时指出,这是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背景下形成的观念,是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费希特等人的扬弃。马建辉说,我们将要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当体现出一种生态的、有机的理念,应当包含和合理理念和开放理念。季水河认为,最早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发展的先河。孙士鼎则从“灌输论”出发,重新审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灌输论”进行反思。吴兴明指出,马克思主义规范化转型不仅使其自身成为“批判”的理论,还将成为一种可以精确厘定现代性发展进程中诸领域分化与解构化之内在价值的规范化知识理论系统。

重回马恩文本是回到马克思的一条基本途径。吴晓都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念时亦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透视着世界市场在文化构建中的复杂作用,对仍处于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依然具有高屋建瓴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张永清在对恩格斯“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指出,泽介问题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对理论知识、文学艺术以及人类总体活动的基本认识,因此从逻辑上就内地具有向当下敞开的性质。万娜从资本批判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认为马克思依循资本逻辑,透视出西方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被渐次纳入到“资本”体系的过程,以此建构起经